



红桃哨边

广州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編

红 桃 哨 边

广州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編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编号: (湘)2399

边 哨 桃 红

編者: 广州部队政治部宣传

出版者: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)

长沙市新村路

印刷者: 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

长沙市兴汉門口

发行者: 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局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

1952年1月第一

印张: 3 15/16

1954年8月第2次印刷

字数: 84,000

印数: 10,001—46,600

統一书号: 19109·740

定价: (6) 三角二分

目 录

在連队的日子里	黄荣海 (1)
將軍擦炮	戈 兵 (13)
“老連长”	叶知秋 (16)
普通一兵	徐国麟 (21)
三月山上英雄汉	田潤章、龙德松 (29)
甜水庫	王作祥 (33)
沒有鳥的地方	章 明 (38)
边哨桃紅	欧阳焕侯、何启文 (55)
战斗的友誼	林文烈 (59)
喜鵲登枝	苗冰舒 (64)
战友重逢	陶靜波 (73)
五指山里的讀書声	林文烈 (78)
陣地除夕夜	笑 兵 (89)
友誼的見証	覃銳英 (93)
苗家新歌	張 行 (99)
黎村的故事	馮英龙 (104)
三到云山寨	林文烈 (108)
女民兵	黄友林、何启文 (112)
魚水相亲	刘松山 (117)
姑娘間	陆 丹 (120)

在連队的日子里

少将 黄敬海

滿載旅客的公共汽車，在公路旁的一個小站停下來。我們三個新結伴的戰友——一位少校副處長、一位中尉參謀和我，一同下了車，整了整身上的列兵服裝，背着被包，向某連駐地走去。

連部離車站有好幾里路，還要爬過一座陡峭的山峰。今天的天氣晴朗，一絲雲彩也沒有。烈日當空，悶熱得很。當爬到半山腰時，三個人都喘着粗氣，我再摸摸衬衣，已經濕透了。少校對我說：“你身體這麼胖，爬山够噲，我來幫你背行李吧。”

“你这瘦个子也好不了多少，沒看到你臉上的汗！”

三人都笑開了。不覺到了山頂，微風吹來，覺得心情格外舒暢。

下了山，又走了一段碎石子路，才看到山坡那邊一排排灰白色的營房。指導員和班長、戰士們遠遠地向我們招手奔跑過來。我整了整船形帽，剛向指導員、班長敬完禮，手中的行李就被同志們搶着拿走了。何班長說：“聽說下放幹部要來，我們把床鋪早就搭好了。”

我緊握着班長的手，感動得說不出話來。

吃完了晚飯，班长給我領来一支冲锋枪。把枪接在手里，亮堂堂的，我撫摸了一遍又一遍，手掌都握得出汗了。我找了一块布，把枪上的汗水擦干淨，便对班长說：“請班长象带新兵一样来教我們，我还不大熟悉这支枪呢，一切从头学起。”

“大家互相学习吧！”班长馬上把一块油布攤在地上，就教我枪的分解結合和装退子彈等，同志們在旁边指点。我照着班长的动作做了几遍，很快就学会了。

这是班长給我上的第一課，我心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高兴。这一夜，我躺在床上，兴奋得闔不上眼。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参加紅軍当兵的情景：

一九三一年三月，我才十五、六岁。紅軍住在我的家乡江西万安县一带。那时，我多么羡慕紅軍呀，他們扛着汉阳造的步枪、梭标、大刀，打起白軍(国民党)来非常勇敢，神出鬼沒的，常常打胜仗。当时，他們唱着一首非常流行的歌：

当兵就要当紅軍，
处处工农来欢迎，
长官士兵都一样，
沒有人来压迫人。

我在家里实在呆不住了，跑了五、六里路，到紅軍独立五师十三团团部，找到了团政委，要求参加紅軍。政委問我：“你要为什么要参加紅軍？”

“打白狗子！”

“你年紀太小，个子又矮，扛枪不行呀，等长大了再来吧。”

“等长大了，白狗子都消灭光了。”我一个劲的和政委“磨菇”，但怎么說也不行。我又去找乡的宣傳队长介紹。政委見我这

祥坚决，最后才同意我参加红军。

政委把我分配到四连。这回，我心里可高兴啦，可以雄赳赳地扛起枪去打白狗子了。谁知到了四连，连长看我年纪小，不发给枪，要我当通信员，我坚持要下班当兵扛枪。等到班里一看，全班只有三支步枪，都是大个子扛着。班长发给我的是一支红缨枪（梭标），我可又有意见了，问李班长：“红军不是人人平等么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为什么大个子扛步枪，小个子扛红缨枪？”

这时全班的同志都笑了。班长告诉我：“唉哟，你这小鬼还不明白，他们背的步枪不是上级发的。”

“谁发的？”

“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的。”班长又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黄，要想背枪，就要靠打仗勇敢，从敌人那里去捞。”从此后，我天天盼望打仗。

两个月后，接到上级命令，消灭万安城内的白狗子，这是我第一次当兵打仗，喜得跳起来了。当时，我们采取游击战术，把城内的敌人引出城外。敌人守在一个山头上，我们班担任突击。我端着红缨枪，紧跟着班长向前冲。山上尽是小石子、树杈子，把光着的脚板刺得鲜血淋漓。快冲到山头了，班长从左侧赶上，我看到右面沟里有个白狗子端着一支步枪向班长那边射击。

“好家伙，我就要你那支枪。”我端起亮闪闪的梭标，向这白狗子戳去。那家伙看到我手里拿的是支梭标，又是小孩子，等我冲到跟前，一手把我拦腰抱住了，想把我摔下山去。我和这白狗子扭打在一起，我气力小，被他翻在底下，他正想举起枪托砸我，忽然班长从左侧跑来，一枪就结果了这白狗子的性命。李班

长从地上捡起一支枪，据说还是捷克式，他递给我说：“快追击敌人！”我端起了枪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跟着班长又向敌人冲去。这一仗，我们一个连就吃掉白匪军一个营。

二十八年过去了。现在，我响应党的号召，又下到班里来当兵，从新扛起枪，过去的红军，现在的解放军；过去的李班长，现在的何班长……想起这许许多多的事情，怎能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呢！

二

第二天早晨一起床，我才发觉昨夜没派我站岗。是不是睡觉睡过劲了？我真后悔睡得太死，轮到站岗都不知道，怎能当好兵呀！为了这件事，着实心里不安，我去问班长：“为什么昨晚不叫岗？”

何班长说：“老黄同志，你年龄这么大，视力又不好，不站岗算了。”

“班长，你说哪里话，当兵不站岗，成了列兵首长，我可不干。”

班长只抿着嘴笑。我还是不放心，从上等兵小刘的口里才打听到，原来站岗是按床位排列次序轮换的。昨晚，领班员把我的床位隔开跳过去了，没叫我的岗。我再一计算床位，今晚十二点，正轮着我站岗。

熄灯号吹过，大家静悄悄地把枪放在枕头边，上床睡觉。深秋的夜色，月牙儿在浮云中时隐时现，群山披上一层白银衫，晚风吹动营房外的树叶，哗啦啦地响。风从门缝中灌进来。睡在这木板床上，只铺一层褥单子，感到有些凉意。腰背上的伤口，虽然隐隐作痛，但我却在聚精会神地想着：

“今晚睡覺可要警醒點，再睡過勁，又要誤班啦！”一躺在床上我就這樣警告自己。

夜靜靜的，只有換崗的人，傳來一陣輕微的沙沙腳步聲，很快地又消失了。每次聽到這樣的響聲，都會把我惊醒，從被窩中伸出手來看看表。我翻一下身子，感到被子有些重，手再一摸，原來被子上壓着一件棉軍大衣。這不是班里同志們站崗穿的棉大衣嗎？他們站崗不穿，為了怕我受涼，反而加蓋在我的被子上。我心里很激動，撐起身來，撫摸着這件棉大衣。雖然窗外的涼風，把門窗吹得咔嚓咔嚓地響，但這時我全身都感到暖烘烘的。再看睡在我旁邊的戰士小劉，那睡熟了的胖胖的臉上，帶着一絲微笑。大概是今晚特別冷的關係，身子蜷縮着。望着這張純朴的面孔，使人更感到戰士的可愛。我輕輕地下了床，把這件棉大衣蓋在小劉的身上，就又睡下了。

窗外的樹葉，還在劈劈啪啪地作響。朦朧中，我仿佛聽到了沙沙的腳步聲，很快地又消失了。我急忙地看了一下表，以為領班員又沒來叫崗，故意把我漏掉了。我下床背起了槍，趕忙向哨位走去。

哨棚屹立在山頂上。站崗的正是睡在我左邊的上等兵小楊。他見我來了，惊奇地問：“你怎麼來啦？”

“輪到我站崗嘛！”

“你站崗也沒到時間呀。”

我再仔細的看了一下表，這才發覺剛才慌慌張張地把表看錯了，提前幾十分鐘來換崗。

我对小楊說：“既然我已經來了，就多站一會，回去也睡不着。”

和小楊爭執了一陣，他硬不肯提前交班，我就陪着他站了一

会。

到交班時間了，小楊下崗往回走，还回头笑着看我。我也情不自禁地笑了。繁星点点，夜幕籠罩群山，大地沉睡，我精神抖擻的守卫在这边防綫上。

三

这几天的訓練科目，都是实施步兵排的山地进攻战斗演习。我們二班是正面突击，受領主攻任务，搶占×高地。我背着冲锋枪，百余发子彈，几个手榴彈，和同志們一起向山坡前猛冲过去。涉过水沒膝盖的溪澗，在带刺的菠蘿麻地匍匐前进。到了山脚，望着这險峻的高山，就往上爬。我爬到半山腰就气呼呼的了。天气悶热，沒帶水壶，嗓子干得冒火。何班长对我說：“老黃同志，你年紀大，身体弱，爬山有困难，站在旁边看看就行了。”

班长这句关怀的話，我听了后又感激又不好受，我望着爬在我前面的战士，他們身上还帶着鍬鏟，背的东西比我的重得多，衣服湿漉漉的，但他們还是奋不顧身地一股勁往上爬。特别是上等兵小刘，他昨天得了感冒，发高烧，連首长批准他休息，但他今天坚持一定要参加演习，大家左劝右劝都不行。現在，他已爬在队伍的前面。看着这些同志，我鼓起勁来，把扛在肩上的枪，換了換肩，在臉上揩了把汗，又向上爬。

我們占領了山头，經過增修工事，最后击退了“敌人”的反冲击。在这战斗空隙時間，大家圍坐一起休息。班长身上背的水壶，只剩几口水了，他端来要我喝。这个时候，嗓子干得都嘶哑了，誰不想喝点水呀，但班长不喝讓給別人喝。我接过这点水又遞給小刘：“你有病，快喝点水吧，不要强坚持，会把身体搞垮的。”

“这点小病算啥。”小刘回答着，“那些老红军在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，不知要比现在艰苦多少倍！”

小杨忙插嘴说：“听人讲，红军长征过草地时，草根树皮吃完了，就啃马骨头呢。”

听了战士们的这些话，又使我想起长征的那段艰苦的历程。我沉思着，红军的光荣传统在这些年青的战士当中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我发现小杨的眼睛总是盯着我，大概他在猜疑我额上的一道道皱纹和眼眶边的伤痕。他问：“老黄同志，你参加过长征没有？”

我笑着回答：“参加过。”

“原来你还是个老红军，怪不得你今天爬山这么有劲。”大家听说我当过红军，顿时沸腾起来，紧靠在我身边坐着，要我讲长征的故事。推托不下，我便给大家讲了一个红军过草地会餐的故事。

四

今天是星期日。有的同志洗衣服或种菜，何班长去看地形准备教练员作业。我邀小刘：“我们上山砍柴去吧？”

“好呀！”小刘帮我找了一个十字镐、扁担和绳子，我们俩人穿着短裤，光膀子上山挖树根去了。

南方的秋天，太阳还很毒烈，晒得膀子痛，脸晒成了个“关公”。我看看手掌，已经磨出了两个水泡。小刘走到我身边，把我的镐头抢过去，我忙去夺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教你，要这样拿镐头。”他吐了口唾沫在手掌里，搓了搓，举起了镐头说：“这样挖，手就不会起泡了。”

我在一边笑着点头。我还以为他真的教我呢，哪知这小鬼拿

着我的鎬就不松手了，一股勁的挖，原來他是想要我站在一邊多休息一會。

我和小劉的感情越來越深了。我們一邊勞動一邊扯家常。小劉說：“老黃同志，我現在有件事可為難啦。”

“什么事呀？”

“我的未婚妻給我來了封信。”

“啊？……”我又驚又喜，望着小劉那害羞的臉，這樣秘密事也告訴我了。

“愛人來信還不好嗎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我愛人當了民兵排長，兩個月前她就來信要和我比賽射擊，我一想，一個姑娘有什麼了不起的，我還把比賽條件提高了點，保證我使用的這支沖鋒槍六發六中，現在她來信說她打了優秀，問我打得怎麼樣，叫我怎麼回信呀？我打的是個‘良好’。”小劉說着就低下了頭。

“那你虛心點，向她請教，下次射擊趕過她不就行了！”我安慰他。

小劉用信任的眼光看着我，咧着嘴笑。

下午，扭着柴回到炊事班，在秤上一稱，足足五十斤，這是自己親手砍來的呀，內心充滿了喜悅。這時，何班長提着一壺開水來了，說：“老黃同志，到處找不到你，快回班裡去。”

回到班裡，全班人員都到齊了，我還以為開班務會哩。班長拿出一個紙包，說：“今天星期日，吃兩頓，同志們勞動了一天，肚子餓了，我到街上買了一斤餅乾。”

班長召集的會議，原來是這麼回事。我感動極了，我知道班長今天是專為我買的糕點，因為戰士們從來不愛亂花一個錢的。

我在机关时，不大爱吃零食，但现在吃着班长的这块饼干，又香又甜。这时，小杨从袋里拿出了一张今天到的“标兵”报纸，瞧了瞧我，又看看报纸，忽地站起来说：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！”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大家急问。

小杨停了停，象故意逗人似的：“你们看到过将军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有的同志回答。

“我可看见啦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小杨这一说，一双双惊奇的眼光都集中到我身上。

“你们看看报纸上的照片象不象？”大家又抢着看报纸：“就是他。”

“原来老黄同志是军区的副司令员。”全体同志都向我围拢来。

小刘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副司令员同志！”我急忙说：“你怎么又喊我首长。”他改口：“对了，老黄同志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呀！”

我说：“都是普通的战士嘛。”

小刘、小杨又狂喜的去拉班长的手：“班长呀，将军和我们一起当兵，全班多光荣。”

“不，能和同志们生活在一起，是我莫大的幸福。”我也上前紧握着班长、小刘和小杨的手。

开完了这个有意义的班务会，我感到脚有些痛，溜到屋外，脱下鞋一看，右脚的一个脚指甲，在爬山时踢掉了，露出鲜红的肉。我正想去卫生员那里换药，一想又停住了：“这点痛算什么？还是自己找一块布包一包吧！明天要到公社去帮助抢割稻子，这事如被同志们发现了，那还能去得成？”

五

第二天一早，我們就背着被包，跑了十多里路，到了超英人民公社上白石大队，搭起草鋪住下。上白石大队有五百多亩晚稻未收割。我們准备在这里苦战八天。

望着这无边的稻海，摸着那沉甸甸的谷穗，这是农民兄弟創造的丰功偉績，又是一个特大的晚稻丰收。

拿起鐮刀，下了水齐脚背的稻田，正割着禾，何班长跑来了：“老黄同志，按分工你去打谷，割禾由我們来負責。”我一琢磨，猜出班长是想照顧我这老列兵。打谷还不容易么，有打谷机，用脚一踩就行了，割禾可累得多，成天都躬着腰。专挑輕活干，那算什么鍛炼，我对班长說：“干其它活不行，要是割稻子，我还是个老手啦，你看！”我拿起鐮刀唰唰地干开了。

天空碧藍，金色的阳光映照田野，地上移动着长长的人影子。我正割得起劲的时候，小刘走到我身边，“啪”的一巴掌，拍在我大腿上。“你这小跳皮！”我以为小刘是开玩笑，說了一句。

“老黄同志，你再看看你的腿。”我这才发覺两条螞蟥叮在大腿上，鮮血象一条紅綫似的流到脚背。

分工打谷的同志推着禾桶和打谷机，在后面紧紧追上来了，还喊着：“前面割稻的加油干啦！你們再不快割快跑，打谷机可要窩工啦！”

小刘听这一說，着急了，回答說：“有本事的不要空喊，咱們就比比高低。我們割稻的速度象火箭一样，叫你这打谷机，象个烏龟似的在后面爬。”大家哄笑起来。我們这帮割禾手，齐声附和着小刘：“你回答得好，把我們的心里話都給說出来了。”我說：

“和他們比賽要講點戰術，到下午咱們來個‘集中兵力，各個擊破’，把整塊整塊稻子一下‘吃’掉。”

“好呀！”大家都很贊同。

到下午，我們按商量好的戰術進行。割禾手集中在一塊四方形兩、三畝大的稻田里，排成一字隊形，每人分工割四壠禾，看誰割得快，誰先跑到盡頭。

彎腰站在密密的禾叢里，看不到人，沉甸甸的谷穗，在臉上、耳邊刷來刷去。這肥沃的土地，長着多好的莊稼呀！在戰爭年代，為了和敵人爭奪一寸土地，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；現在，勞動在這土地上，望着這豐收的景象，怎能不叫人干劲倍增！鐮刀在手里唰唰作響，四個手指頭被刀划破了，淌着鮮血，踢掉了指甲的腳指頭，泡在水里，也隱隱作痛。腰背有傷口，因躬腰過久，酸痛得伸不直。但是，這算不了什麼，我想起了當年在戰場上和敵人廝殺的情景。“輕傷不下火綫”、“堅持就是勝利”的那些動人的口號，又在我耳邊震響。我幾乎忘記了身上的疼痛，一股勁地往前趕，不久，回頭一看，打谷機已掉在後頭老遠了，排在我左邊的班長，開始割在我前頭，現在也掉在後邊了。在這密密的禾行里，我也顧不得來多看同志們，一個人單刀深入，正為我的競賽勝利而高興呢！我往前割着割着，忽然和班長迎面會師了，把我弄得莫名其妙，再一看小劉、小楊，他們把班長負責割的那四壠禾，也割完了。原來他們倆人干三人的活，把班長騰出來幫助我。我對班長說：“原來你們在這禾叢里和我捉迷藏，不讓我干活，這叫什麼競賽呀？”

“老黃同志，競賽不是還有互助么，再說你也够累的了。”

在這些同志面前，我還有什麼話好說的呢！小劉拉着我的手

說：“老黃同志，沒有不透風的牆。”

“啊！什么事？”

“你那雙膠皮鞋透風啦！”小劉指着我的腳說：“你這樣干下去，累垮了身體誰負責？”

原來是我穿了雙破膠鞋，為的是不讓同志們看出了踢掉了指甲的腳指頭。中午，趁休息時間去衛生員那里敷了点藥，誰知衛生員給我泄密了。我笑着說：“小毛病，沒關係，你們放心吧！”

當收工回來吃晚飯時，夕陽沉到地平綫下面去了。天邊的晚霞，染紅了叢林。晒谷場上，堆着一座座金黃的山。田野上蕩漾着戰士們、社員們勞動丰收的歌聲。環繞村旁的一條清徹的溪澗，响起潺潺的水聲。我們走到溪邊，雙手捧起一瓢水漱口，洗去滿臉的泥漿、稻草。

小劉指着溪水說：“老黃同志，你看，水里的人影子真好看。”

我仔細一看，這面清徹的水鏡映出自己勞動後的臉色，也象天邊的紅霞一樣。人變年青啦，我和大家一同尽情地享受着這勞動後的幸福和喜悅……。

（歐陽煥侯記錄）

將軍擦炮

戈 兵

星期五的下午，天气晴朗，紅日炎炎。炮手們剛进行战术演习回来，在炮場上擦炮。他們喊着有节奏的口令，用力擦拭着，黑里透紅的臉孔，显得更加健美。

正在这时，排长李文武报告說：“少将同志，二連二排正在擦拭火炮，請你指示。”炮手們惊奇地轉头一看，呵！軍长来了。

李軍长身体魁梧，紅光焕发的臉上挂着慈祥的笑容。

“你們辛苦啦！”軍长亲切地問。

“为人民服务！”炮手們激动而整齐地回答。

軍长卷起了衣袖，也和炮手們一起擦炮。炮手們个个凝神地看着軍长，心里想：动作多熟練，擦得多細致呵！

一开始炮手們还感到有点拘束，看到軍长这样热情和藹，不久大家就有說有笑了。“这門炮打过炮弹沒有？”軍长問。

“打过。”

“上过战場沒有？”

“沒有。”排长李文武回答。

“这門炮也是个新兵呵！”

軍长这么一說，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。軍长用衣袖揩了揩額上的汗珠，拍着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炮身又說：“你們学习条件比